

齊軍西域板勒統城人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擢樞密院經歷  
未幾從奧魯赤移治江西寧都民言其鄉石上雲氣五色有光  
焉視之土壘也亦以兵戍恐為居人所有衆惑之察罕曰妄也  
是必攝害休矣者設謂之果然

千文傳詳見卷之二十一  
千文傳字壽道仁字時為程尹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  
甲一妻於外生子未將王改妻以兒來尋逐妻故兒及之文傳  
聞而發其事得死兒歸骨上厚財妻之父母買歸家兒為妻初  
八如鞠歌集更真之韻入在射集之韻增書卷外事人母以實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二

## 臣門

### 明辯

明見事情能辯別者

顏回聞哭 說苑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  
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叱回  
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  
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  
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

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負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邊子辯辛櫟之非說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德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

則曰賢則茂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孟子辯萬章非孔子之非說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為孔子乎

昭奚恤知詐戰國

楚國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奚恤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如何也

郭躬議刑後漢

郭躬字仲孫為郡史辟公府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明帝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具漢制祭鉞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

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其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王重榮鞭爪士唐書

王重榮唐僖宗時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何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權右署

錢惟濟服盜 宋史

錢惟濟字巖夫真宗時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主欲殺人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與之食視之盜以左手舉匕筋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為之邪辭遂服帝聞之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守郡輒明辨後必為能吏矣

劉天孚按實民田 元史

劉天孚字裕民世祖時由中書譯史為東平總管府判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績時檢核屯田臨頴鄧艾口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害之者指為古屯陳于中書請復築之中書下天孚按實天孚為辨其罪章數上乃止

王忱辨詐 元史

王忱字允中幼讀書明敏有才識世祖時平章趙璧引見裕宗潛邸語稱旨命宿衛掌錢穀計簿授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駙馬伯忽里數馳獵蹂民田忱以法繩之憲吏耿熙言徵北京宣慰司積年逋負計可得鈔二十萬錠帝遣使覈實熙懼事露擅增制語有并打算大小一切諸衙門等事凡十二字追繫官吏至數百人忱驗問知其詐熙乃款伏

明斷

明見是非能剖決者

張良斷曉關因解可擊 前漢

張良從沛公入武關公欲擊曉關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子賈豎易動以利可使人為疑兵却令酈食其持寶啖之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良曰此則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

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因遂擊秦兵大破之

兒寬斷封禪宜帝自定前漢

兒寬武帝時為左內史時議封禪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  
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  
上竒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羣元宗祀天地  
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  
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于經以為  
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  
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  
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曹攄詰門士晉書

曹攄字顏遠晉惠帝時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  
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  
士眾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  
燎寒耳詰之果服

符融辨盜晉書

符融字博休前秦主符堅季弟也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  
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  
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  
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  
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

于仲文決獄北史

于仲文字次武周文帝時為安固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于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次武

于仲文決牛北史

于仲文周文帝時為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雋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群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

劉徽柔察奸金史

劉徽柔字君羨金熙宗天眷二年擢進士第遷洪洞令徽柔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為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

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兩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于法

張詠對換章家財事文類聚

張公詠宋太祖時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債不平公撻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債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

韓琦引乳醫辨誣事文類聚

韓忠獻公琦宋仁宗時知洋州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取其奩索嫂姪訴于州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從

前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乳醫視之衆皆伏罪

韓絳殺青宋史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仁宗時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為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青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官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孫唐卿斷盜母之喪宋史

孫唐卿字希元仁宗時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程顥辯詐宋史

程顥字神宗時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

李南公察姦宋史

李南公字楚老宋神宗時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寘諸法知長沙縣有嫠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齧尚何爭命歸兒族

程顥辨誣 宋史

程顥宋神宗時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石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石公弼治奸詐 宋史

石公弼宋徽宗時為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戴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為此說即收捕窮治皆服辜

婁機判域地 宋史

婁機字彥發孝宗乾道二年進士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為塋域

發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

包恢辨狀後跡字 宋史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時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有母想子者年  
月後狀作跡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  
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刑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跣步  
不離僧無由至母廼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  
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  
于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

李孝壽杖僕 事文類聚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  
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  
判曰不勘案決箠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切其狀走府曰秀



才日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今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  
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  
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具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戰  
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敬儼辨偽平刑 元史

敬儼字威卿成宗大德九年為右司郎中武宗臨御湖廣省臣  
有偽為警報馳驛入奏以圖柄用者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既  
有警豈得離職是必虛誕耳其人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為災民  
多因饑為盜有司捕治論以真犯獄既上朝議互有從違儼曰  
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為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  
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

長孺用計決訟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武宗時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民倚弱詭  
田偶觸軍卒衣卒杖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詭詭長  
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杖者過焉執手稱快執  
詣所隸杖而償其器又君孺聚浮屠菴誦佛書為禳祈一姬失  
其衣適長孺出鄉姬訟之長孺以牟麥實群姬合掌中命繞佛  
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  
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姬屛要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

長孺以步搖歸弟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武宗時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永嘉民有弟  
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  
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  
受步搖為賊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

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載

王約原情決獄元史

王約字彥博仁宗即位拜河南行省右丞皇慶改元召拜集賢大學士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奏遣大臣分道奉使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約至衛輝有歐母寘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則一門絕矣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兄訐其弟厭詛者獄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曆驗其日良信乃立繼之使還拜樞密副使

## 守法

堅持法度不移易者

羊尹文斷司馬子期之旗新序

羊尹文荆之歐鹿疑者也遇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長拖地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車抽弓於鞬援矢於箛引而未發司馬子期伏軾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軾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不亦可乎期悅載之王所王以斷旗之故王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乃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李離伏劍史記

李離者晉文公之大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

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命伏劍而死

廷理斬軻 說苑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君率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趙奢治賦 文記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率

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威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叔向議三姦同罪 國語

晉理官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賈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

張釋之止車 前漢

張釋之文帝時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敢奏之  
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  
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張釋之平法前漢

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  
是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  
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  
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  
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  
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

過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  
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  
逆順為基金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  
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康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胡建斬姦前漢

胡建字子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  
居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  
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  
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  
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  
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  
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值昭帝幼

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  
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王廬吏不敢捕渭城令  
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  
追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微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  
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  
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  
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谷永奏薛宣執法事文類聚

薛宣以明習文法漢成帝詔補為御史中丞是時宣為中丞執  
法殿中外總部刺史數言政事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  
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谷永上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朝  
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  
於羣卿以充其缺竊見少府薛宣才以行潔達於從政是用越  
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大夫

何湯閉門後漢

何湯字仲子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  
從中東門入明日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奮俸夏旱公卿皆  
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從士鈞令車收案有詔免  
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  
謂也

樊儵理獄後漢

樊儵字長魚宏子也嗣壽張侯拜長水校尉徙燕侯其後廣陵  
王荊有罪明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  
其獄事竟奏請誅荊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

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陳蕃殺冀使後漢

陳蕃字仲舉桓帝時為樂安太守時人將軍梁冀威震天下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

朱穆呵士後漢

朱穆字公叔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子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子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慚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為者

陳蕃罪非禮後漢

漢桓帝時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為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歲而孕育其中誰時惑眾誣汗鬼神乎遂致其罪

徐璆舉奏後漢

徐璆字孟玉漢靈帝時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濫減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減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減汙者悉徵案罪威風

大行

于禁斬稀 魏書

于禁字文則漢獻帝時為偏將軍冀州平昌稀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稀與禁有舊詰禁降諸將皆以為稀已降當送詰操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下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稀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眩與稀訣隕涕而斬之是時操軍薄于聞而歎曰稀降不詰吾所以歸禁豈非命也益重禁

滿寵訊虜 魏書

滿寵字伯寧漢獻帝時曹操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東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之遂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耳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

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出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見更善寵

楊沛梓黃門頭 魏書

楊沛字孔渠漢獻帝時曹操輔政轉為護羌都尉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曹操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自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梓其頭與杖欲搥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操操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

高柔奏請告者 魏書

高柔字文惠魏文帝時為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免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司馬芝決獄經書

司馬芝字子華文帝時為河南尹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潤神繫獄下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云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也

垂宿留由事不早是臣之罪是以日犯常科勅賜之免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

武侯教謏蜀書

諸葛亮字孔明蜀後主建興元年封武侯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直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戒陣整齊賞罰肅而歸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饗震諸葛亮征張郃郃拒之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遂戮謖以謝眾亮為之流涕自臨祭之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



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  
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孫策斬逃書

孫策字伯堅漢獻帝時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  
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時東術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策術常  
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  
內廡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  
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

呂範典財書

呂範字子衡孫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  
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  
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詰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

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劉頌詳平晉書

劉頌字子雅晉武帝時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  
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  
彌為詳平

苟晞義殺弟書

苟晞字道將晉惠帝時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練  
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  
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  
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  
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  
如此

張興世止吹鼓角 南史

張興世字文德宋孝武時補南中郎參軍督護明帝即位進龍驤將軍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仲子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誓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李安人斬盜 南史

李安人宋明帝時為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後又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人所親盜縮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

游肇不從降恕 北史

游肇事魏宣武帝為廷尉帝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

趙綽援法論刑 北史

趙綽字士倬性質直剛毅陳宣帝時隋文帝為北周丞相時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文帝受禪為大理丞處法平允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納之時故將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衣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待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嘗衣緋禪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蟲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

謂曰卿惜辛實而不自惜也命高頴將下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實至朝堂解衣將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勸木上復曰毀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柳或復切諫乃止

周搖質直

北史  
周搖字世安周閔帝時為普州總管時隋文為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過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廉甚富

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文帝以其奉法每嘉之

劉行本駁元肇蒙賜

劉行本隋文帝時拜為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時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劉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令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

源師執法

北史

源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隋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

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趙綽執法一心事文類聚

趙綽隋煬帝時為少卿時刑侍卒賈嘗衣緋裩上以為厭蓋將斬之綽曰據罪不當死上怒將斬之對曰執法一心不可惜死上入良久乃釋之賜物三百段

李素立諫論 唐書

李素立唐高祖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集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

李乾祐執法 唐書

李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鄒參裴仁軌私役門卒

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

段志玄拒使 唐書

段志玄事唐太宗為驍騎大將軍文德皇后薨與宇文士及勅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焉

戴胄議刑 唐書

戴胄字玄胤時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存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

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舩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錄是與校尉皆免

戴胄執法唐書

戴胄字玄胤唐太宗命為大理少卿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胄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勵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實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

狄仁傑平恕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時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狄仁傑斥惡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時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之賢如本立者不貲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郡臣戒本立抵罪由

是朝庭肅然

劉蕞器劾還妾唐書

劉蕞器高宗時為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為妾蕞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蕞器曰法為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絲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况天子乎帝乃詔可

馬懷素守法唐書

馬懷素字惟白唐武后時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錢流之者得罪以為謀反則等皆

彭越以逆誅繫布奏事尸下法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實坐錢闕之人且陛下操生殺功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

裴懷古理冤唐書

裴懷古唐武后時遷監察御史時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析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

杜景佺擢職唐書

杜景佺唐武后時為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負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

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  
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為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佺曰詔令  
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為守法擢鳳閣舍人

宋璟請按月將罪唐書

宋璟唐中宗時遷黃門侍郎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諷  
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中出側門  
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  
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  
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袁從一縛奴送獄唐書

中宗時安樂公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  
臺侍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人訴帝為手詔喻免從一曰陛下

納主訴縱奴騷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則免禍劾奴則  
得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不納

蘇瓌廷諍唐書

蘇瓌字昌容唐中宗神龍初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  
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秘書員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  
為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  
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  
曰瓌為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  
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  
已流普思於儋州餘當論死

薛謙光不避權勢事文類聚

薛謙光唐睿宗時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

奪百姓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張說執奏濫刑唐書

張嘉貞唐玄宗時遷中書令時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倫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况勲貴在八議事往不可咎倫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源不為天下士君子也乎

韓休言去大奴唐書

韓休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

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玄宗將放嶺而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人姦請見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僧法慶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

崔隱甫執法不回唐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不便帝謂曰卿為御史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又憲司故事大夫以下監察御史競為官政畧无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无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殆半羣僚側目

李光弼斬衆唐書

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李光弼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諫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

柳渾論律唐書

柳渾字夷曠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玉工為帝作帶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

李晟殺田希鑿唐書

李晟字良器事唐德宗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晟惡田希鑿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鑿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鑿來謁其妻李父事晟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鑿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鑿等請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如有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鑿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鑿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林置對乃縊幕中以李觀代為節度使

守者拒元膺見擢唐書

呂元膺字景夫德宗時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

素滋不署唐書

素滋字德深唐德宗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寃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為侍御史刑部大理覈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

王彥威據法唐書

王彥威唐憲宗時舉明經甲科累仕至學士兼史館修撰時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

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教殺人有詔貸死彥威詣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

柳仲郢明刑唐書

柳仲郢字諭蒙憲宗元和末及進士弟後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斫父墓柏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不省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監朝廷嘉其守

牛僧孺直諫唐書

牛僧孺字思黯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縣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

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

韋子澳斂豪唐書

韋子澳改京兆尹宣宗舅鄭光主野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實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

李石論兵民一體金史

李石字子堅世宗時有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兵為國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無爭是為長久之術趣有司極問自是軍民之爭

遂息

元忠拒公主之屬金史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會大興府守臣闕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得真獄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曰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秩滿授吏部尚書

李仲略懲惡金史

李仲略改吏部郎中遷侍郎兼宛王傅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贓世宗命仲略鞫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勸後况執中完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阿權貴臨

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完顏仲德杖李德金史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進士弟歷仕州縣哀宗時拜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郎中移刺克忠白之完顏仲德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哀宗諭仲德曰此等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結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今欲更見前轍不宜愛克敏感賞必出中罰則臣任其責罪士聞之至干國亡不敢有犯

馮璧初二將

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始上門郭水監使毛花輩易其人不為備一日紅衲數百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鞠之璧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施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賞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果何益邪璧嘆曰睢陽行關東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即具所擬聞

馮璧擬斬牙吾塔金史

馮璧字叔獻金宣宗貞祐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伐金宣宗詔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率精騎由滁州畧宣化縱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蕭條絕無所資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

壁佩金符鞫之壁馳入牙吾塔軍奪甘奎符易以他帥攝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為言壁怒責牙吾塔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邪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壁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

馬仁瑀論兄子如律宋史

馬仁瑀宋太祖開寶四年遷瀛州防禦使兄子嘗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過誤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為棺斂具

牋成務答慢吏宋史

牋成務字寶臣判尚書刑部本司小吏倨慢成務怒而答之吏

擊登聞鼓訴冤有詔問狀成務歎曰忝心長官杖一胥而秒劫何面目據堂決事邪乃求解職

孫瑜出使宋史

孫瑜字叔禮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賈言白朝薦為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姦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

錢惟治妻族杖背宋史

錢惟治字和世廢王侁之長子太宗時進檢校太尉一夕廐中

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敢後顧者斬  
項之火息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杖背於府門

蔡齊諫以恩廢法宋史

蔡齊字子思宋仁宗時拜樞密副使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  
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蔡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  
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函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  
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  
齊雄罪

曹修古請罰晏殊宋史

曹修古字述之事仁宗嘗偕三院御使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  
黃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罾修古奏前史稱御史  
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

請付所司劾治帝聞立命管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  
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  
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

王吉甫寬平宋史

王吉甫字邦憲舉明經練習法律為大理平事累遷丞正神宗  
時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廷館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鞠之吉甫  
議當管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管  
大倉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抵  
類此

苗時中論囚宋史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法法主寧陵簿邑有古河  
久隍請開導以溉田為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

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神宗熙寧中拜為司農丞

沈疇追問內使宋史

沈疇字德侔徽宗時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疇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帝下內省跡治竟抵罪

撒蠻直言諫正元史

撒蠻者嗣國王速渾察之子脫脫之父也幼穎異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嘗挾之南征同舟濟大江慮其有失繫之御榻及長常侍左右帝嘗詔之曰男女異路古制也况掖庭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既而近臣孛羅御命處之出行失其次撒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悔其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其罪撒

蠻因進曰今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誠是也由是有意大任之會以疾卒不果

趙壁按律論刑元史

趙壁字寶仁成帝時改為樞密副使率水軍追宋將夏貴舟師大敗之遷中書右丞冬犯太廟有司失黃幔索得於神庖竊下已甚汗弊帝聞大怒曰大不敬當斬壁曰法止杖斷流遠其人得不死

虞集黜劉生失禮元史

虞集字伯生受學吳澄時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成帝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

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為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為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

慶童除患元史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順帝時遷江浙行省平章至正十六年平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約結同黨相煽為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為患慶童言于丞相達識帖睦爾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乃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悅

正法

正其法以罪人者

子產明公孫黑罪殺之左傳

昭公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少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



馬

趙禹與張湯論定律令前漢

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武帝時遷為御史帝以為能  
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  
始禹為人廉裾請作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  
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  
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  
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

諸葛豐抑挫豪強前漢

諸葛豐字少季元帝擢為司隸校尉舉無所避上嘉其節加豐  
秩光祿大夫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  
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

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  
門自歸上師古曰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  
始

溫嶠削去王敦畫像

溫嶠晉成帝時為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見王敦畫  
像曰敦大逆宜加斷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  
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  
去之

柳公綽誅姦唐書

柳公綽字寬唐憲宗時為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  
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  
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竇建德斬奴還王軌首唐書

竇建德隋末自為王以隋故官裴矩崔君肅何稠等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往關中及東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于境時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遂則廢教將焉用為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

朱珍斬仁遇徇軍五代史

朱珍唐昭宗時為朱全忠將善治軍士時秦宗權遣盧瑋張旺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為宗權所困全忠乃拜珍滑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全忠全忠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

珍至吾事酒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旺等宗權由是敗已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

張錫善判宋史

張錫梁末時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為軍事判官棣為鄆之屬郡郡有翹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翹三斤牙將欲真于死君鐸力不能救既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翹事覺錫判曰翹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寘于法至宋初擢錫為給事中

趙昌言議斷獄宋史

趙昌言字仲謨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才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本官兼御

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貴官不宜往觀民昌言子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進世家為限遠議其議和工部尚書仍舉中丞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羣臣輸越法式者昌言言是議請舉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會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非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勳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

相威鞠奸臣傳略為民元史

相威國王速渾察之子也世祖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

納麟請設官治僧獄元史

納麟順帝至正二年除江浙行省宣政院使上天竺耆舊僧彌戒徑山耆舊僧惠洲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

## 治獄

能平治獄訟者

寒朗辨誣悟帝後漢

寒朗字伯奇後漢明帝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乃上言建等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

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異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又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畏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

大夫十六年入觀會左丞崔斌等言平章阿合馬不法事有旨命相威及知樞密院博羅自開平馳驛大都共鞠之阿合馬稱疾不出博羅欲回相威厲聲色曰奉旨按問敢回奏邪令輿疾赴對首責數事既引伏有旨釋免仍喻相威曰朕知卿不惜顏面復命還南行臺十七年有旨命相威檢覈阿里海牙忽都帖木兒等所俘三萬二千餘口並放為民

相威奏執昔里伯元史

相威國王速渾察之子也世祖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浙東盜起浙西宣慰使昔里伯縱兵肆掠俘及平民乃遣御史商琥據錢唐津渡關治之得釋者以數千計昔里伯遁還都奏執還揚州治其罪

索洛治妬服辜元史

素裕字仲寬世祖至元十九年召拜刑部侍郎出為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張鑑無子買妻其妻妬而殺之裕捕其妻訊之服辜

張思明持法峭直元史

張思明字士瞻武宗時為戶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至大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仁宗即位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運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父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出為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快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嘆之

高柔察色服姦魏書

高柔字文由任魏曹掾為廷尉有護軍營士竇儂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時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吾與人無讎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見子文問所坐言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儂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寃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

得其屍詔百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

章鼎斷獄如神南史

章鼎字超宗隋文帝時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以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之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以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紹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以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以詭姦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以此客遣人掩以并獲賊以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

司馬悅辨刀削北史

司馬悅字以安宗魏世宗時歷位豫州刺史時有以南上蔡董毛

奴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以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前曰此刀以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以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崔昂即獲真狀北史

崔昂字懷遠齊文襄時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為妄認繼以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以始末積年鞠掠不獲實司徒妻昭付昂推問即日詰根緒獲以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昕

憑甚以為思

蘇瓊悉獲實驗北史

蘇瓊字珍之齊孝昭帝皇建中賜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欵引道俗歎伏

楊汪曲盡人情事文類聚

楊汪隋文帝時守大理卿帝將親省囚徒其時計囚二百餘人汪通宵寃密宵一朝而奏曲盡人情帝甚嘉之

薛胄識偽守北史

薛胄字紹玄隋文帝時三遷為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

斷旬日便了囚圍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茲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

劉保勳按獄奪奉宋史

劉保勳字修業保勳少好騎射後唐清泰中裁十許歲攝潞州左司馬隨父署彰德軍衙內都校父卒補供奉官習刑名之學頗工詩因獻詩宰相桑維翰奇之知開封府寡婦劉詣府訴夫王前妻子元吉寘葷食中毒已將死按驗獄成元吉妻媾登聞

鼓訴冤事下御史臺其實劉有姦狀元吉知之劉慙恃成疾故誣告之保勳坐奪奉三月

趙德彝平冤宋史

趙德彝字可久魏王廷美子也宋太宗時判沂州有儒生一怨者郊居肄業一日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恕抵獄將寘於法德彝疑其冤命他司按之無異因令緩刑以候未幾果獲殺人者恕遂得釋

宋韓億推金獲實宋史

宋韓億字宗魏仁宗時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及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若億窮治之蓋植以病

懼廢金未達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欽若詔釋不問

杜衍理冤宋史

杜衍字世昌仁宗時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折冤獄知州王曙為作辨獄記高繼昇知石州人告繼昇連蕃族謀變逮捕繫治久不決衍辨其誣抵告者罪寧化軍守將鞠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守將不伏訴之詔為置獄果不當死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奏衍辨獄法當賞遷刑部律秩六行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息歎曰吾知之久矣徙河東轉運副使陝西轉運使

包拯察奸無隱宋史

包拯字希仁仁宗時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



第歸殺而獨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張逸誅守囚者宋史

張逸字大隱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騶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

單煦縱食獲盜宋史

單煦字孟陽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傳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離垣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

治不承煦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

陳希亮察寃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宋仁宗時知房州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贊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

魏琰平寃宋史

魏琰字子浩仁宗時以父恩授祕書省正字為吏強敏名次于璿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衆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歷知壽潤滁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答服琰廉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

為不可後數日得真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  
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覲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賂而為之  
謀手後有告者如琰所料

劉夔釋疑宋史

劉夔字道元進士第補廣德軍判累遷尚書屯田員外英宗即  
位遷吏部夔嘗過河東見二囚繫累年矣問之曰前此殺吉州  
掾徐成疑二人者夔為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盜

葛密得情不釋宋史

葛密宋英宗時以進士為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  
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為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  
州使勿言

陸佃闕實免死宋史

陸佃字農師哲宗時知江寧府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  
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  
成不可變佃為閱實三人皆得生

唐恪殺盜釋熱辜宋史

唐恪字欽叟徽宗時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  
吏執其鄰人押使自誣令以為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為君累恪  
曰吾為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  
旦而得尸遂獲盜

李祥審誣詳密宋史

李祥字元德孝宗隆興元年進士為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  
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為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  
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鞫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

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謹自甘寔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

徐誼釋寃宋史

徐誼字子宜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寃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飢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為神

劉宰斷獄宋史

劉宰光宗時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教我也為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

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遺姻因喪會竊券而逃它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曰少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懇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凶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鞠之凶者自說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凶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待以來盜券者憮然為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諾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嫜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杜杲辨誣得實宋史

杜杲字子所宋理宗特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鞫問子杲溺死

劉應龍辨盜 宋史

劉應龍字漢臣理宗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主簿饒州錄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盜遙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謂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抵死未幾盜敗應龍繇是著名

許楫釋佃者 元史

許楫字公度元世祖至元間擢嶺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岡

富民有毆死出征軍人者陰以家財之半誘其佃者代已款伏楫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

劉正閱續追課 元史

劉正字清卿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史遷尚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伍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久不決正察其寃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貧窘時已富實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廉得其實始白尚書捕鞠之悉得課銀辛既伏辜而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

商琥釋寃罪誣 元史